

作为一朝要员，明代南京礼部尚书、定安进士王弘海(1542-1615)死后被赠予“太子少保”，还享受到了“谕祭葬”的待遇，其儿子和孙子也得到“荫庇”，封官封爵。然而，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极其动荡不安，王弘海的后人在此乱世之中，也同样遭受不幸，而且充满了悲情色彩。

清代顺治初年，正值改朝换代之际，发生在定安的一次厄患，使得王弘海年仅3岁的曾孙王懋曾，失去了双亲；康熙年间，当王懋曾召集被山贼赶散的族人，重修故居、宗祠之后，却苦于谱牒资料毁于匪患而无法知晓迁琼始祖是谁。



定安定城春内村南有座三百多年历史的“罗汉庙”，是为纪念王昌言夫妇而建。 陈耿 摄

# 王弘海孙辈 乱世苦情人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张玉洁

时下，海南王氏宗亲正在编写《王氏通谱》，海南先贤之一的王弘海所在的定安龙梅村，自然倍受人们关注。

王弘海之前的家族往事，由于史志和谱牒资料匮乏，后人难以知晓或知之甚少。不过，他的后裔，特别是其孙子和孙媳的悲剧命运，引起了史官的格外关注并为之立传。

## 孙子王昌言 拼死保县城

康熙《定安县志》有一篇进士出身、翰林院学士龚章所撰的《惠愍王君暨配陈宜人传》，记述的正是王弘海孙子王昌言和妻子陈氏的非常遭遇。县志在“人物”和“节烈”二章，也分别为王昌言和陈氏立传。

明代天启二年(1622)，王昌言从国子监肄业，吏部任命他为屯田司监，届满之后，照例可以等待改派，赴任新的官职，因为与父亲王汝毓荫授思南(今贵州思南等县)知府一样，王昌言本来也可以当个五品官，但他没有等待官衔，而是选择返回家乡，购置义田，供奉宗族当中的才俊和尚未成才者，并设立义学教育他们，大都学有所成。

“处世温和，与物无竞”的王昌言，在饥荒的年月，还在路边施粥，让贫穷和饥饿的人吃饱；他还热裹架桥修路，造福乡里，而且竭尽所能，唯恐不足。

崇祯甲申年(1644年)，这一年崇祯自缢，清兵入关)，定安南部山贼作乱，乡里震动，王昌言所居的龙梅村首当其冲受到攻击，他想到如果龙梅守不住，县城也就保不住，于是同里老商议守御之计：“散家财，练乡勇，修楼橹，储粮积粟，屹然一巨镇”，山贼环视之下，竟然不敢越过龙梅一步，县城则赖以平安无事，而周边避乱的人也大多躲入龙梅村。

双方对峙到清代顺治己丑年(1649)，琼山匪首许宗孔、林冲霄、蔡从龙、甘坏田等人，与定安贼首黄和声、黄楚声，与山贼马蹬根、李花脸等人纠结了数万之众，劫掠澄迈、定安一带，假称“起义”，掳掠男妇财物，残毒异常，人不堪命。攻破澄迈县城后，许、黄两家还公然敲鼓奏乐，办起婚嫁大事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在定安，王昌言捐资招集乡

勇，一度夹击败退匪兵。贼匪恼恨王昌言招住其咽喉要害而不得肆行，天天都想着要除掉他而后快。六月，王昌言向官府请兵，与一位姓张的参将约好合剿，然后率领乡勇先行冲锋陷阵，斩获不少。后来，王昌言被诱深入龙梅以南的金鸡岭山区，才看出匪兵预设埋伏，但赶来支援的官兵突然与贼兵相遇后，竟然弃甲逃跑，王昌言单骑突围，却因后援断绝而遇害，乡勇也随之被打散。

如今，在定城镇春内村南面的罗汉溪边，有一座纪念王昌言夫妇的“罗汉庙”。春内村在晚清时期诞生了一对父子进士王映斗和王器成，王映斗的五世孙王衍警告告诉记者，相传当年王昌言在马上中箭后，被坐骑驮到了春内村西北面的青山岭才断气，村民受其英气所感，所以建庙怀念他“罗汉庙”最后一次重修是在2007年。

王昌言阵亡后，山贼乘势长驱北上，围困定安县城，八月二十八日夜晚，在奸细程九孃、谢九内外接应之下，山贼攻入城中，杀戮无数，其状甚惨。贼匪还在城中大肆勒索有钱人家，并美其名曰“助饷”。

同年十一月，琼州知府梅南远带兵擒戮山贼，山贼头目马蹬根侥幸逃脱，匪乱没有得到平定。直到清顺治壬辰年(1652)十月，总兵高进举率兵剿匪，才彻底平息那场动乱。

## 孙媳妇陈氏 咬舌喷匪寇

王昌言会师抗乱身亡后，妻子陈氏和三岁的儿子王懋曾一度避居县城，城陷之后，乱贼捉住他们，曾提出索要大笔的赎金。

当时，面对蜂拥而至的贼兵，陈氏自知难免一死，考虑到80多岁的姑母还健在，又有幼子王懋曾抱在怀中，便对头目诈称：“母亲老了，孩子还小，家业由我做主，你们抓了这一老一小，没有什么益处。”名叫李花脸的山贼信了陈氏的话，便放了老人和小孩，只留下陈氏作为人质。

陈氏估计姑母和儿子已经脱身后，对山贼破口大骂：“我祖父是尚书，家翁是知府，父亲是孝廉(其父陈宗洛举孝廉)，丈夫受荫职，世代清白。我丈夫死在你们手中，恨不得吃你们的肉，难道会拿钱贿赂你们，换得一命不成？”说



《王氏族谱》中王弘海画像。 李幸璜 摄



王弘海故里牌匾。 李幸璜 摄



龙梅村1986年重修的「复亨堂」《王氏族谱》。 陈耿 摄

完，陈氏咬舌喷贼而死。

陈氏的刚烈行为，官方和民间都有不少人撰文撰写诗文加以记载、旌表和歌颂。

龚章为陈氏写传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年(1681)，其时恰逢海盗勾结岛内山贼为患，不但攻破海口，攻陷澄迈，定安也再度受创，府城更是岌岌可危，后来官兵奋力反击，方才解围。

龚章不由得感叹道：倘若当时大家都像王昌言那样，“人自为守，家自为卫”，贼匪能如此猖獗吗？王昌言守在龙梅6年而定安不被攻破，他一死县城便随之陷落，由此可见，王昌言的存亡，难道仅是为了一身一家吗？他妻子“喷血骂贼，慷慨捐生”的壮举，也可以看出他们夫妻情深、敦睦和默契。

王昌言夫妇以身护城、保家的事迹，在当时极其感人，人们都称他们为“夫妻义烈”，其故事至今还在定安流传不绝。

父母在那场动乱中双双亡故之后，王懋曾寄养在外祖家，辛苦流离，直到长大。

## 曾孙王懋曾 重建龙梅村

王懋曾读书聪敏，博学能文，康熙初年考取贡生后，没有贪恋功名，不再参加科考，但文名日起，蜚声海岛，凡是宦游来琼者，无不投诗相赠。

王懋曾后来招聚因匪乱而流离失所的族人，重返并重建龙梅村；他还重修建江楼、王氏宗祠、尚友书院和纂修族谱。然而，他修谱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因为村庄被洗劫过后，家族史对王懋曾来说简直一片空白，渡琼始祖又是王懋曾最想知道的。

王弘海十四世孙、74岁的王书述出示的龙梅《王氏族谱》中，有两篇作于康熙壬午年(1702)的《乱序》，一篇的落款者是“苏轼”，另一篇为“王公辅”所作。“乱序”是古人通过“扶乩”的方式所写的序文，本身就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。王书述称，王懋曾当时沐浴更衣，烧香请“仙”，并让其子王宸在一旁记下“乱文”。

根据《乱序》，龙梅王氏先祖为王公辅，号“寿庵”，人称“六翁”，苏东坡于北宋元祐四年(1089)被贬为杭州别驾时，在山阴(今浙江绍兴)结识王公辅；绍圣四年(1097)，王公辅与苏东坡

渡琼，来到儋州，娶妻生“王珏”和“王钰”二子，长子“王珏”后来回迁山阴，次子“王钰”留在儋州；传至六世“王文瑛”，由儋州迁到临高，十二世“王高峰”又迁往定安龙梅村。

从最近找到的其他《王氏族谱》和一些方志资料可知：尽管苏东坡和王公辅真有其人，但事实恐怕并不像王懋曾的《乱序》所说的那样。

如《大明一统志》：“王公辅，儋州人，俗呼王六翁，世传天文，苏轼甚重之，后折彥质亦与相厚……公辅年一百三岁而卒。”康熙《儋州志》记载：“王肱，字公辅，居城东，童颜鹤发，寿一百四岁，人呼为‘百岁翁’。世传天文，与苏文忠公最友善……”可见王公辅是儋州本地人，并非与苏东坡同时入琼。

琼海《王氏有益公家谱》中的一份“古越浙江谱系王氏家谱世系图”始自周灵王太子晋，共86代之多，其中“王公辅”是69世，“王文瑛”为84世，相隔15代；而龙梅《乱序》却说“王文瑛”是“王公辅”的六世孙。

龙梅宗祠有副对联：“以三瑞堂材，经三槐庙祀，迁琼肇造入定贻谋，陟降两阶闻笑语；将五凤楼手，筑五世宗祠，翰苑文章兰台事业，云初百代见羹墙。”王弘海后人据此断定龙梅王氏迁自琼山，而非临高。

龙梅谱的世系行略中有这样几个字：“禧，瑞公之子。”但没有王瑞的介绍，不过康熙《定安县志》和毗邻龙梅的南九下村《王氏族谱》却有其行略。南九谱还提到，南宋景炎丙子年(1276)，有个名叫王委周的人从琼山迁入定安，委周生吉、元二子，吉所生三子分别迁居万州、临高和琼山，元生良；良是南九入村祖，生保、定、佑、安四子，安生德、德生瑛、瑛生二子；瑞生效、敬、弟三子，弟迁往龙梅村，弟应为禧——即龙梅入村祖王禧。

县志载，王禧为人礼敬谦和，清心寡欲，足迹不入衙门，每逢荒年不但平价卖米，而且施粥救济，其子允升后来“明经选贡”，孙子王弘海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，他受到“褒赠”，时人认为那是他“种德”而得到的回报。

此外，有人根据多种《王氏族谱》推测，王弘海的迁琼始祖可能是南宋兵部侍郎王居正。